



儿时，临睡前，母亲总喜欢借着昏黄的煤油灯光，用双手做出小山羊、小猫、小鸡等形象来，灯影映在蚊帐上，活灵活现，非常好看；逢年过节，父亲常带我到镇上去看灯影戏。戏文有孙悟空大闹天宫，武松打虎，还有空城计，仙女下凡……。那些轻盈矫健，栩栩如生的影子，时时在我脑海里翻腾浮沉，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岁月的增长，慢慢地把它们都忘怀了，唯有父亲常在窗前映显的影子，逾今已三十余载，深印脑海，难以忘怀。

解放前，父亲在重庆一家棉布商店当学徒，临解放那年，老板把他辞退了，只好回老家务农。老家在川东山区，很穷。农业合作化时期，父亲担任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。

合作社的办公室，就在我家院子里，我睡觉的屋子同办公室只隔一个小天井，正好窗户对着窗户。

夜阑人静，月牙西沉。我一觉醒来，常见对面办公室里仍亮着灯光，从窗户的缝隙间，时而传出“叭叭”有节奏的算盘声。我睡不着，翻身依窗而望，呵！父亲弓曲的身影正映在糊着白纸的窗户上。头影在动，手影在晃。我呆呆地凝视着那影子，陡感亲切和激动，霎时间，我仿佛瞧见父亲清瘦的脸颊上淌着晶晶汗珠，多皱的眉间越来越憔悴黄瘦黑。当时，我童年无知，常偷偷地扶在窗前，瞅着对面窗户上映出的影子，稚气般地痴想着：“爸爸呀！你咋个没有睡觉？”

黑夜沉沉，秋月无光。一个闷热的深夜，对面办公室忽地传出父亲自言自语的话音：

“哈哈！好，今年水稻又增产了！”

父亲的笑声在沉寂的黑夜里分外爽朗。可能由于兴奋，我清楚地瞧见，他那山羊胡须的影子，好象也在欢快地跳动了。打那过后，多少个夜晚我从沉睡中醒来，都瞧见对面办公室的窗户上，亮着灯光，映出父亲的身影，我心底一阵热乎，隔窗对着影子叫道：

“爸爸！”

父亲没有回答。回答我的仍是那“叭叭”有节奏的算盘声……

日出日落，春去秋来。我由一个光屁股的顽童，

戴上红领巾上学了。这时节，全国都在“飞跃”，我们大队、生产队的社员，除白天大干外，夜晚都高擎火把，开赴“前线”进行什么“大兵团作战”。父亲——这位大队会计也带头投入到“大跃进”的战斗，剩下我和弟妹在家。入夜，对面办公室的窗户上，没有了灯光，再也见不着父亲的身影。我对着茫茫夜空，死寂的屋舍怯声轻呼：爸爸呀，你在哪儿？

时不过几，深夜，对面办公室的窗户上，又亮起灯光，映出人影。这次不光是爸爸的身影，还有老支书和那些戴红袖章的“革命者”。

“走资派要老实交待！”

“把大队的帐簿和钱财全部交出来！”

一阵叱喝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，我依窗眺望，只见对面办公室里灯火明亮，窗户上群影骚动，喝声不息。我一眼就瞧见父亲那弓曲的身影。可能由于愤怒和激动，我清楚地瞧见，他那撮山羊胡须的影子也在颤抖了。

夜雾浓浓，月淡星稀……

雾去翳散，冬去春来。入夜，对面办公室里，电灯光更加明亮，父亲的身影透过玻璃窗显映得更加高大，亮实。从窗隙中又传出阵阵“叭叭”欢快的算盘声。父亲额头皱纹更多了，两鬓头发更白了，在更深人静的午夜，不时地传出他艰难的干咳声……

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。春天来了。农民生活富裕了，人人脸开笑颜。可我对面办公室的窗户上，入夜，再也见不到父亲的身影了我噙着满眶热泪，睁大眼睛，在每家窗户上搜寻父亲的身影，可是再也见不着了。

秋夜，皓月西沉，夜阑人珊，我坐在父亲坐过的位子上，满头大汗地计算着全村今年秋收后的会计报表。丰收的数字在算盘上跳跃，汗凝的硕果在会计报表上散发出光彩，我不禁高兴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好，又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十二点三！”

“爸爸！”

清脆的童声，把我从欣喜中唤醒，细听，呵，是我三岁的小儿子在我儿时依望的窗户上叫我哩。我倏地脑子一闪：呵，难道他找到了爸爸的影子！